



金陵春

吱吱·著

猫系少女成长记

爱你，从来都不是一场错误

白金大神继《庶女攻略》
后全新暖心力作



起点超高人气推荐TOP1

第十四届华语文学
传媒盛典获奖作品

赠 × 当红插画师呀呀倾情手绘唯美海报 × 超萌猫爪元气卡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吱吱·著

金陵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春. 叁 / 吱吱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21-3

I. ①金…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1242 号

责任编辑 陈 潇
封面绘图 呀 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版式 吕翡翠
责任校对 陈 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金陵春 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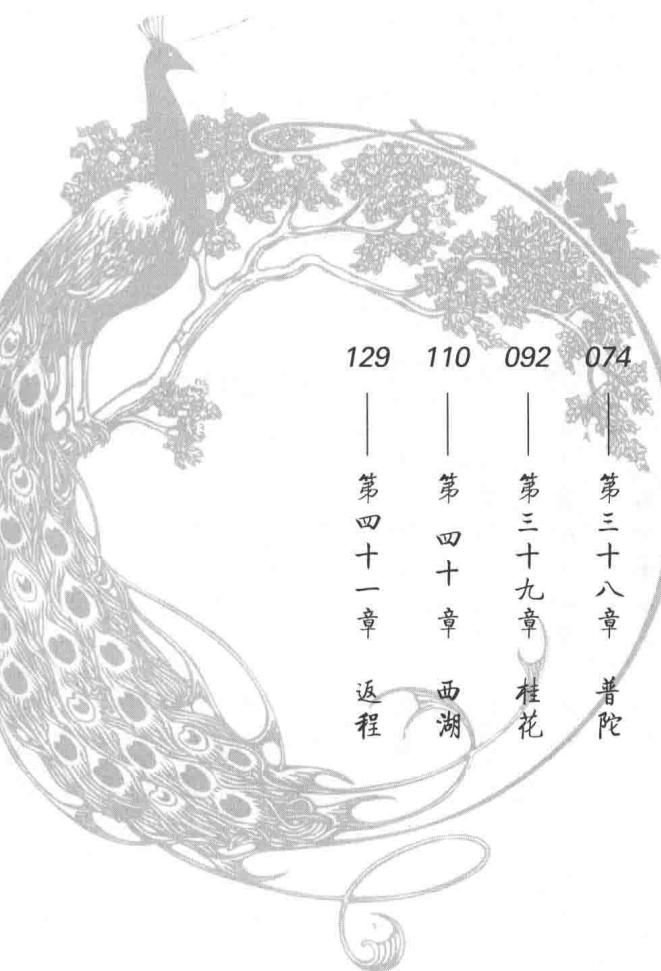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 328 千字
印张 17.25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21-3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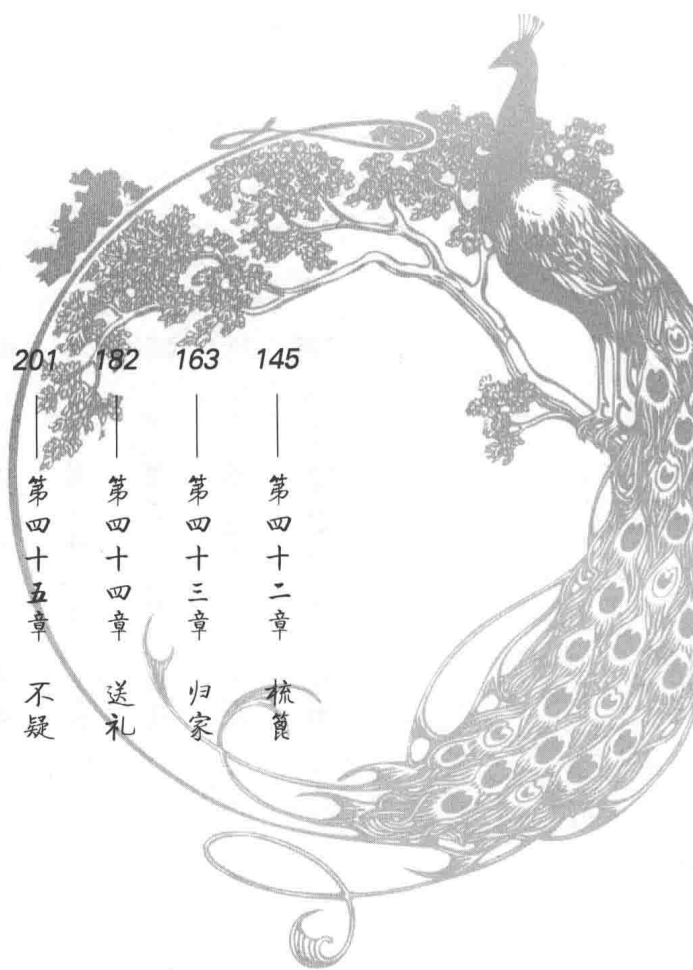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129	110	092	074	056	040	019	001
—	—	—	—	—	—	—	—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返程	西湖	桂花	普陀	行船	暴毙	定期	亲事

259	240	221	201	182	163	145
—	—	—	—	—	—	—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消失	出阁	坦白	不疑	送礼	归家	梳篦





第三十四章 亲事

在金陵府的周少瑾心情却有些烦躁，不仅仅是因为她想不到用什么办法接近程池，还因为自从那吴大人得到消息，金陵知府依旧是他之后，吴夫人突然间就成了四房的常客。这还不说，吴宝璋也开始跟着吴夫人进出程家。

拐了一个大弯，怎么还是会见到吴宝璋？

周少瑾端坐在嘉树堂花厅的玫瑰椅上，看似面带微笑地听着关老太太和吴夫人说话，眼角的余光却看着窗外抽出嫩芽的石榴树。

原本说过了元宵节就回来的沔太太的行程一推再推，如今已到了四月中旬却依旧没有影子。如果沔太太在家，她也就不必非得陪着关老太太出来见客了。

周少瑾正想得入神，陡然感觉到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了推她。她心神微敛，抬头就看见花厅里的人都笑盈盈地望着她。

出了什么事？

她捏了把汗，耳边已传来春晚细若蚊蝇的声音：“吴家大小姐邀您去吴府赏花。”

“我没空。”周少瑾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吴夫人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起来。吴宝华也蹙了蹙眉头。

关老太太很是意外。这一年来，周少瑾几乎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硬生生地说话了，怎么突然间又……

周少瑾顿时明白过来，暗暗责怪自己的鲁莽，面色和煦地笑道：“我每天都要去寒碧山房抄经书，真是羡慕吴大小姐可以出门做客。”

吴夫人面色微霁，笑道：“二表小姐的经书抄得怎样了？这都快一年了，怎么还没有抄完吗？”

“九月份应该可以抄完。”周少瑾笑道，“只好等我抄完了经书再做东请三位吴小姐到家里来坐坐了！”

她本来可以早点抄完，可程池搬去寒碧山房后，她就改变了主意。

她隐隐觉得，如果九月份她还是没有办法和程池搭上话，那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留在寒碧山房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个时候就只能再想办法。

吴夫人感慨道：“二表小姐真是好定力。若是请了别的人，只怕这经书要换人抄了！”

关老太太笑着点头，看得出来她很高兴。

吴夫人就笑道：“我和您说着从前的一些老皇历，几个小丫头只怕早就坐不住了。我看二表小姐还是带着她们去花园里走走好了。”

这是有话对关老太太说。

周少瑾带吴宝璋姐妹往花园去。路上，她朝着吴宝华笑了笑，低声对吴宝华道：“上次听说你姐姐要和刘府的三老爷定亲了，怎么，婚期还没有定下来吗？我看你姐姐还跟着吴夫人出门做客，是不是婚期还早得很？”

吴氏姐妹愕然。

这件事虽然很快就被吴刘两家压了下来，可金陵城稍有些脸面的人家都是知道的。周少瑾这么直白地问出来，是因为人在深闺无人跟她说这些呢，还是为了羞辱吴家？

吴宝华很快否定了后者。

以现在程吴两家的关系，周少瑾不应该这么做才是。而且周少瑾若是有心羞辱吴家，大可换个场合问这件事或是大声地问吴宝璋，她却选择了和她窃窃私语……

吴宝璋却气得血直往头上涌，没想到周少瑾还揪着她不放。她不由得四处张望。吴宝华走在她的后面，前面是周少瑾和吴宝华，服侍的丫鬟媳妇子都远远地跟着。

吴宝璋强压着心底的愤怒，冷冷地道：“二表小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些流言蜚语，父母可没有跟我说起这门亲事。二表小姐的嘴也太长了些。”

周少瑾瞪大了眼睛，满脸讶然，欲言又止，好一会儿才道：“那我们去湖边的水榭坐坐吧？那边的景致不错。”

堵住了五房的漏洞，程许又不在，程家对于她来说，还是个安全的所在。

吴宝华等人当然没有异议。一行人便往水榭去。

吴宝华看着脸色铁青的吴宝璋，心中一动，低声向周少瑾道歉：“我姐姐这些日子心情不好，要是有什么说错话的地方，还请二表小姐不要放在心上。”

周少瑾发现吴宝华是个妙人。

瞧这话说得多好。吴宝璋否认了婚事，吴宝华就说她心情不好。什么事能让她心情不好？那就引人遐想了。





周少瑾希望吴宝璋能早点嫁人，离她远远的。所以，她决定试探一下吴宝华。她轻声道：“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我刚才真不是有意的。”说着，她瞥了眼吴宝璋。

通常这个时候说话的人都会说几句安慰周少瑾的话，转移话题，可吴宝华却苦笑道：“二表小姐可能还不知道吧？刘家是向我们家提过亲，我大姐倒没说什么，可我大哥，却嫌弃对方是鳏夫，也不跟我父亲说一声，就把人给打了……”

“二妹，你在胡说些什么？”吴宝璋闻言脸色煞白，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向来把“大局为重”挂在嘴边的吴宝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跳起来就去拉吴宝华的胳膊。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吴宝华一面向前走了两大步，正好避开了吴宝璋的手，一面道：“大姐，这里又没有别人。何况这件事早就传遍了金陵城，就算是我不说，二表小姐迟早也会知道的。与其让二表小姐从别人嘴里听到那些添油加醋的话，还不如我们直言相告，哪天别人在二表小姐面前嚼舌根，二表小姐也能为我们辩护两句……”

吴宝璋听了像落在锅里的老鼠似的，恨不得撕了吴宝华。

周少瑾不禁看了吴宝华一眼。吴宝华正巧也朝她望过来。两人的目光一碰，会心地笑了起来。

原来程家二表小姐针对的是吴宝璋，吴宝华思忖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这场面总归是对自己有利的。

看来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吴宝华和吴宝璋之间势如水火，根本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去。周少瑾想着。

两人不约而同地散开，好像要划清界限般，拉开了一段距离。

送走了吴夫人，沔大太太回来了。

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周少瑾又惊又喜地随着姐姐去迎接。

沔大太太在程诰的搀扶下下了轿子，虽然满脸的疲惫，却难掩眉宇间的喜气。

应该是婚事成了吧？周少瑾暗自猜测着。沔大太太和关老太太说话的时候，她就支了耳朵听。

关老太太却在沔大太太把带的土仪给了周初瑾姐妹之后，就让姐妹俩回屋歇息去了。

周少瑾在心里哀号一声。第二天一大早就拉了姐姐去给关老太太请安。

关老太太笑眯眯地把程诰即将和何家的大小姐定亲的事告诉了她们。

周初瑾紧张地问：“大舅母应该见过何家大小姐吧？何家大小姐性情如何？长得好吗？诰表哥怎么说？”

要娶长孙媳妇了，关老太太非常高兴，呵呵笑道：“你大舅母之所以在浦口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想好好看看何家大小姐的脾性。这门亲事是何家老太爷做的主，何家老太爷可是考了你们诰表哥的学问后才点的头。真是再好不过的一段姻

缘了！”

周初瑾松了口气。周少瑾看着就抿了嘴笑。

正巧沔太太进来，看着笑靥如花的周少瑾，心里不知道多欢喜。

长子支应门庭，何家大小姐端庄贤淑，再过两年，等程诒娶了少瑾，她就可以安心心地在家含饴弄孙了！她拉着周初瑾的手却对周少瑾道：“何家大小姐我暗暗留心了很久，是个明事理的孩子，进了门肯定会和你们相处得好的。”

周少瑾哪里知道沔太太在想什么，她和姐姐笑着颌首，都为程诒高兴。等到程诒来给关老太太请安的时候，看到他腼腆的样子，周氏姐妹咯咯直笑，把程诒笑得脸涨得通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你们两个！”关老太太笑着替长孙解围，“来，到我这里来，别理你那两个表妹，她们是替你欢喜呢！”

程诒点头，在周少瑾和周初瑾含笑的目光中硬着头皮坐到了关老太太身边。

“定了亲，就是大人了。以后行事，要更稳重才是。除了孝敬父母，爱护妻儿，还要照顾弟妹，知道了吗？”关老太太拉着程诒的手，说出了对长孙的期许。

“是！”程诒起身恭恭敬敬地给关老太太行了大礼。

关老太太欣慰地笑了笑，然后把定亲的事宜告诉程诒：“……我们这边，你父亲决定请了你池叔父和顾家大老爷做媒人，顾家大太太做全福人，你沔伯母帮你去提亲。”

周少瑾一愣，忍不住道：“池舅舅回来了？”

“没有。”关老太太不以为忤，笑道，“我昨天晚上去了郭老夫人那里，郭老夫人已经答应了。”

难怪！周少瑾松了口气。她派了樊祺打探程池什么时候回家，可樊祺昨天来拜见她的时候都说还没有回来……

但让池舅舅做媒人……她想想就觉得好奇怪。

可如今程家在家的男丁里面就只有池舅舅和二房的老祖宗是两榜进士出身，二房的老祖宗肯定不会做这种事，那就只能让池舅舅去了。

顾家大老爷如今是顾家书院的山长，只是不知道性子如何。如果是八面玲珑的还好说，如果是古板迂腐的，那程诒的婚礼……周少瑾想想都为程诒提心吊胆。

之后关老太太叮嘱了程诒些什么她都没怎么留心地听，只看见程诒不住地点头。

直到程诒走后，沔太太安慰关老太太不要担心，说“诒儿在浦口住过些日子，我家里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您就放心好了，不会为难他”的时候，周少瑾才回过神来。

按礼，提亲的时候新女婿是要和媒人一起上门的。





程浩就像她的哥哥一样，哥哥要成亲，她自然十分好奇。于是，她问关老太太：“下小定的时候，我能和姐姐一起跟沪舅母去浦口吗？”

下小定的时候，男方会到女方家里送金钗，男方的女眷这个时候可以派人跟着媒人一起去看新娘子。去看新娘子的可以是新娘子未来的婶娘、妯娌，也可以是小姑子。周少瑾和周初瑾勉强算是小姑子。

关老太太却有些犹豫。周少瑾长得太漂亮了，去了那边肯定稳稳地压新娘子一筹，就怕何家误会这是程家给新娘子的下马威。

沔太太倒觉得无所谓。万一周少瑾嫁了程诣，难道何风萍能一辈子都不见周少瑾？何况，她早就跟自己家嫂嫂递过音了，说家里的两个表小姐都是一等一的相貌，自家嫂嫂还曾道，让她把人领去看看，若真像她说的那么好，那她们两家再亲上加亲，把没有定亲的周少瑾说给她娘家的大侄子。要不是她透了口风，她嫂嫂说不定真的会过来相看周少瑾呢！

于是，沔太太笑道：“让她们去好了！我们少瑾这么漂亮，不怕别人看。”

周少瑾没有看出来关老太太到底在顾忌什么，还以为是怕自己贪玩，到时候丢了程家的脸。听了沔太太的话她忙道：“外祖母，我一定会听话，乖乖地跟在姐姐身后的。”

“那好，你跟着你姐姐去吧！”关老太太见儿媳妇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把握何家不会有想法。

大家欢欢喜喜地说着给程浩定亲的事，沪太太过来了。

和沪太太一起来的，还有程笱。她进门就嚷：“我也要去给浩大嫂子送金钗。”

“您别听她胡说。”姜氏头痛地抚了抚额，给关老太太行了礼，道，“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她要是去了，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笑话来，到时候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到浦口去了。”

程笱闻言，委屈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沔太太看着明眸皓齿的程笱，心中一动，忙搂了程笱，对姜氏道：“嫂嫂也是，我们笱丫头都及笄了，哪有您说的那么不懂事。”一面说，一面朝着姜氏使了个眼色。

姜氏这才把到了嘴的训斥咽了下去，拿出在家里拟好的提亲礼单递给了关老太太，问道：“您看看行不行。”

周初瑾接了过去，一字一句地念给关老太太听。

长长的一串单子好不容易念完了，关老太太满意地称赞姜氏“办事稳妥、仔细”，笑着让周初瑾把单子递给了何氏，道：“你再看看，若是没有什么添减的，就照着这单子上的东西准备吧！”

沔太太也很满意，笑着向姜氏道谢，要拉了她去涵秋馆喝茶，商量些具体的事宜。

除了关老太太之外，大家又都去了涵秋馆。

路上，沔太太把周少瑾几个甩在身后，不停地和姜氏耳语，有几次姜氏还回头看了程笏一眼。

程笏还以为母亲在告诫自己不要顽皮，每次母亲回头的时候都冲着母亲殷勤地笑，只盼着母亲看在她这么巴结奉承的分上，同意她和周少瑾一起去浦口。

不承想回到家里还没有等她开口，母亲已告诉她：“带你去可以，你若是做出一点点不着调的事，以后就休想我再带你出门。”

程笏喜出望外，连声向母亲保证。

第二天，姜氏喊了裁缝进来给程笏做衣裳，又从自己的妆奁里挑了几件适合小姑娘戴的首饰，再次告诫了她一番，这才去忙程诰定亲的事。

程笏忙跑去告诉周少瑾。

周少瑾也挺高兴的，但她此时没空理睬程笏，道：“我要去寒碧山房抄经书了，等我回来我们再细说吧！”

程笏道：“这才刚过午时……你这么早过去做什么？”

周少瑾灵机一动，道：“早点去了好早点回来啊！”

程笏不疑有他，忙道：“那你快去快回。”

周少瑾让施香陪着程笏，自己匆匆去了寒碧山房——她刚得了信，程池回来了。她急着想知道，集萤到底是回了沧州还是跟着程池回来了。

寒碧山房里，怀山正指使着小厮们卸箱笼，程池则和郭老夫人在屋里说话。

周少瑾拐进了旁边的茶房。碧玉和珍珠在茶房里坐着说话。

周少瑾忙道：“你们可看见集萤了？”

“看见了！”碧玉笑道，“她沉着个脸回屋去了，我喊她她都没应。”

周少瑾心中一沉，道：“那我先去佛堂抄经书了。”

碧玉送她出了茶房门。周少瑾从后面拐进了听鹂馆。

集萤的厢房大门紧闭，几个小丫鬟正手足无措地站在廊庑下，面面相觑。

周少瑾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沉稳地朝着几个小丫鬟点了点头，轻轻地拍着集萤的窗棂，道：“集萤，是我，你怎么了？快开门！”

她还以为自己要多拍几次，没想到她的话音刚落，窗子就“吱呀”一声打开了。

周少瑾差点被撞到了脸。

可她哪里还顾得上这些，集萤像过了水的青菜，整个人蔫蔫的，眼睛更是又红又肿，好在说话还算冷静：“你来了！进来坐吧！”说着，去给周少瑾开了门。

周少瑾忙道：“出了什么事？”

集萤又关了门，和她在屋里那张临窗的罗汉床上坐下，低声道：“我回去见着焦子阳，他说，我们两家已经退了亲，但那是他父亲的意思，除了我，他谁也不会娶的。还跟我说，让我和他私奔……”





“千万不行！”周少瑾脸都白了，忙道，“聘者为妻，奔者为妾！你可千万不能做出这种糊涂事来。你要真是想嫁她，宁可跪着求你爹娘也不可跟着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看见周少瑾焦灼的神情，集萤紧绷的面孔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

“我知道。”她的声音依旧很低，却多了一份柔和，“我又不傻，难道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当时听他说的时候，就想，先前是因为要给你池舅舅做十年的婢女，所以我也是同意退亲的；现在既然我回来了，焦子阳未娶，我未嫁，与其像焦子阳说的那样和他私奔，我还不如去说服焦子阳他爹，让他同意我和焦子阳恢复婚约……”

周少瑾不禁松了口气，赞道：“你可真行！马上就想到了办法。”

集萤微微地笑，道：“你猜，我去焦家，发现了什么？”

周少瑾想到她宁愿回程家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心里拔凉拔凉的，喃喃地道：“难道……难道他已经成亲了？”

集萤笑道：“成亲本是正常，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笑容，只挂在嘴角，目光却冰冷冰冷的，像出了鞘的剑，寒光四射。

周少瑾打了个寒战，道：“那……那是怎么了？”

集萤半晌无语。

周少瑾也不敢催她，就静静地陪着她坐着。

好一会儿，集萤突然苦笑，道：“算了，和你说这些做什么？有些事你又不懂！谢谢你来看我。我心里好受多了。我恐怕还要在程家住几年，希望你别觉得我烦！”她拉了周少瑾的手，真诚地道。

“怎么会？”周少瑾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好，只好认真地道，“你若是哪天憋着难受了，就来找我说说。我虽然听不懂，可有的时候，你把话说出来了，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周少瑾的宽和和温柔却让集萤又有了诉说的欲望。

集萤想了想，道：“你肯定早就知道我们计家和平常的人家不太一样了吧？”

周少瑾点了点头。她怀疑计家是在江湖上讨生意的。

“沧州四大武馆，我们计家就是其中一家，而且已经传承快两百年了。”集萤道，“穷习文，富习武。练武的人，要有好身体，就得吃得好。可开武馆、给人保镖、做护院又能赚多少钱？所以我们家私底下贩私盐……”

周少瑾吓了一跳。

集萤笑了笑，继续道：“从前贩私盐都是想办法从盐场里偷盐，那样风险大，又容易被朝廷盯上，到了我太祖手里，我们家就开始和漕帮的人一起做这买卖。焦子阳家，就是漕帮三大当家之一。我和焦子阳也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你池舅舅竟然和漕帮结了仇。漕帮拿你池舅舅没办法，就

打上了我们计家的主意。我和焦子阳有婚约，不要说漕帮，就是整个江湖都知道。你池舅舅放了我回去，漕帮就打起了我的主意，居然要焦子阳骗了我过门，等我生下一儿半女之后，再逼我父亲一起对付程子川。焦子阳那浑蛋，还说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才答应他爹的，说以后我们有了孩子，看在孩子的分上，他爹肯定不会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的……”

“那你相信了？”周少瑾本能地觉得这焦子阳靠不住。若是他真的喜欢集萤，当初就算是误会集萤做了池舅舅的通房，气过之后也应该找集萤对质或是问个明白才是，可他却扭头就走，一走就没了消息，等到集萤回家，又骗了集萤和他私奔，怎么也不像是个有担当的男儿做得出来的事。

“我要是信了他，还回来干什么？”集萤说着，眼眶红了起来，道，“聘者为妻，奔者为妾。我要是真和他私奔了，等有了孩子，我名不正言不顺的，于焦家来说，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孩子都什么也不是，说不定到时候焦家还多了桩威胁我爹的理由！我气疯了……”她说着眼眶有些心虚地看了周少瑾一眼，声音也低了下来，“一剑削断了焦子阳拿剑的那条胳膊……他是焦家的独子……若是他爹退下来之前他的儿子不能独当一面，焦家肯定保不住三大当家之一的位置了……我爹也保不住我……我只好又跟着你舅舅回来了。”

原来她是回来避祸的！

周少瑾瞪大了眼睛，道：“像焦子阳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随便欺负女人是什么下场！”

集萤有点发蒙，道：“你……你不怕我把祸事引到你们家来吗？”

这个，周少瑾还真没有想过。她老老实实地道：“你爹既然让你跟着池舅舅回来，肯定是觉得池舅舅能庇护你，不然就算是把祸水东引，一样保不住你，还不如把你藏在哪个庙里或是哪个庵堂里呢！”

集萤哈哈大笑，忍不住去拧她的脸，道：“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了？平时看着你挺傻的啊！”

周少瑾一把就打落了她的手，不悦地道：“我又不傻，只是有时候不想把那些人想得那么坏而已。”

集萤望着她直笑。

周少瑾想到程池矜贵雍容的样子，后知后觉地开始有些担心起来，道：“池舅舅他，应该能够庇护你吧？”

惹得集萤又是一阵大笑。

周少瑾恼羞成怒，道：“我和你说正经事，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好，好。我不笑话你。”集萤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低声道，“程子川在江湖上另有名号，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漕帮打我的主意，也是因为知道我给程子川做了婢女，想着我肯定知道程子川家在哪里，想拿了程子川的家里人威胁程子川。我





爹爹说了，只要我好好地待在程子川的身边，就算是漕帮的人知道了，也拿我没有办法。”

“那你以后可得小心，别再出去乱晃了，就待在家里。”周少瑾想了想，道，“跟着我学点女红好了，又可以打发时间，你以后嫁了人，还可以给孩子做点小东西。”

集萤表情有些怪异，好像强忍着笑似的。

周少瑾道：“怎么了？”

“没什么。”集萤忙道。心里却想，十年之期到了之后，谁知道程子川还护不护着她，她与其学女红还不如想办法好好练练武艺，防身保命，这比什么都强啊！

可她知道，周少瑾不是自己这个圈子的人，跟她说这些，只会让她担心而已，索性顺着周少瑾的话说。

周少瑾奇怪道：“池舅舅怎么会惹上江湖人？”

集萤笑道：“你以为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三教九流！读书人也好，商贾也好，行船走马的也好，都是三教九流中的一种罢了。程子川要做买卖，不和江湖人打交道怎么能行？”

周少瑾还是觉得怪怪的。或许是因为池舅舅的生意做得特别大吧？她自我安慰着，问集萤：“那些人会找来吗？那天我们在江北桥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是江湖人？”

集萤也不知道。她现在只是本能地相信父亲的话，相信程子川的能力。所以她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而是笑道：“你眼光还挺不错的。那天我们在江北桥见到的那个人叫萧镇海，是东北人，家里做药材和皮毛生意，挺厉害的。早年间程子川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病，跑去长白山挖人参，结果遇到了萧家的人，那是人家萧家的地盘，他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去挖参，萧家的人肯定不乐意了，后来他把人家萧家的参场给毁了，萧家人没有办法，下了噤声令，之后长白山就成了程子川的后院，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逛逛，萧家人都烦死他了。”

“那……那人很厉害吧？”周少瑾想到集萤见到萧镇海时的情景。

“嗯！我爹遇到了他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集萤说着，这时才慢慢有些明白父亲的用意，语速渐渐慢了下来，“程子川实际上挺厉害的，他惹了那么多人，大家都拿他没办法，主要还是他会做生意。贵州米家就不敢惹他，他去了之后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说什么是什么，结果米家由他牵头，和朝廷一起挖银矿，朝廷还给了米家一个世袭从四品宣抚使的头衔……”

周少瑾也渐渐听出点话音来，问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家是不是都很穷？要不就是有钱但钱的来路不正？所以他们想求池舅舅想个办法赚钱或是帮他们做正道生意？”

“就是这个意思。”集萤道，“反正不论是威胁也好，利诱也好，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意思。”至于少部分人，她觉得还是别告诉周少瑾的好。

周少瑾松了口气。只要有求于人就好，池舅舅手里既然有底牌，就不必太担心。

集萤的父亲和池舅舅打赌，最后还把女儿送给池舅舅做婢女，说不定也是这个目的……有点像书里写的春秋战国时的质子之类的。她又高兴起来，正想问集萤一路上的情景，有人在门外咳了一声，道：“集萤姑娘，四爷请您过去说话！”

周少瑾忙站了起来，朝着集萤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等会儿服个软，不要和程池对着干。

集萤很慌张，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少瑾的眼色。

回家的时候她一副虎口余生的模样儿，不知道有多高兴呢，甚至没有去跟程子川道别。结果回去没几天，她又灰溜溜地回来了，而且有些掩耳盗铃般地躲在屋里，根本就没有和程子川碰面。

漕帮的事多半是瞒不过程子川的，以程子川阴晴不定的性子，到底会不会收留她，别说是她了，就是她父亲也有些拿不准，只是反复地叮嘱她：“你咬紧了牙只说是回来看看的，看过了父母兄弟自然就要回去了，他要是不认账，我和他还有十年之约，不打紧的，你不用怕。”

她怎么会不害怕呢？父亲如果有把握，还会这样反复地叮嘱她吗？如果程子川不收留她，她该怎么办呢？

周少瑾从来没有在集萤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像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她忙上前握住了集萤的手，低声安慰她：“没事的，池舅舅人很好，你等会儿记得不要乱发脾气，好好地和他说话……”

只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门外的婆子已催促般地喊了声“集萤姑娘”。

周少瑾的手柔软又温暖，集萤的心慢慢地沉静下来。她笑着朝周少瑾点了点头，去开了门。

门外的婆子有双沧桑的眼睛，五十来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清瘦，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地绾在脑后，包着靛蓝色印白色双莲纹的粗布巾帕，簪了根桃木簪子，穿着靛蓝色素面粗布喜鹊袍，看上去整洁干练。

“二表小姐。”她恭敬地和周少瑾见礼，神色间却不卑不亢，仿佛哪家主事的太太，一点也不像个仆妇。

集萤指了指那婆子，道：“这是四老爷身边服侍的商嬷嬷。”

周少瑾笑着和她打了个招呼，想了想，把集萤拉到了一旁，在她耳边轻轻道：“你别怕。我诰表哥要成亲了，请了池舅舅做媒人……”

害怕和媒人这两件事之间本来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这个人却是程池……怎么就那么让人觉得可笑！

集萤忍不住哈哈大笑。

周少瑾莞尔，她就知道，这样肯定能让集萤的心情变得轻松些！她道：“那你快





去吧！别让池舅舅等久了。”

“多谢！”集萤真诚地向她道谢，和商嬷嬷去了听鹂馆的正院。

周少瑾去了佛堂抄经书。

等到屋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她放下了手中的笔，寻思着自己要不要这么勤奋，照这么下去，最多四月底就可以抄完了。

她翻着只剩下一小叠的经书叹了口气。

春晚听到动静走了进来，道：“二小姐，集萤姑娘已经在外面等了你一下午了！”

周少瑾心中一跳，站起身就出了佛堂。

春日的余晖有些短，集萤坐在佛堂的廊庑下正望着满天的晚霞发着呆，橘色的霞光落在她的面孔上，让她的五官都变得柔和起来。

周少瑾笑道：“来了怎么不进来？”

集萤笑着回头，道：“你的经书抄完了？我怕打扰你。听施香说，你就快要抄完了。我想你肯定想早点抄完了好回晚香居。我来找你也别有事，程子川，嗯，四爷这人还是挺不错的，把我叫了去，只说让我以后要听南屏的话，寒碧山房不比藻园，若是我再敢犯错，就把我送回家去。我以后说不定真得跟着你学女红了！”她说着，抿着嘴笑了起来，眉宇间有说不出的欢快。

“好啊，好啊！”周少瑾也为她开心，道，“我就说嘛，池舅舅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他若是有能力，肯定会收留你的。”

这句话集萤觉得没办法赞同，但程池这次对她网开一面，她还是很感激的，因此听周少瑾这么说的时侯，她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周少瑾道：“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嗯，要不你到我那里用晚膳吧？不行，你还是先回去跟南屏说一声，看等会儿你当不当值。若是不当值，你就去我那里用晚膳；若是当值，我们改在你不当值的那天就是了。反正你已经留下来了，也不急这一两天。我就是觉得这件事很好，应该庆祝庆祝！”

集萤听了直笑，道：“四爷没说就当值的事，我想应该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吗？”周少瑾确认道，“这是你回来的第一天，你可别第一天就犯了错。”

“哎哟！你可真是啰唆。”集萤拉了周少瑾就走，“去你那里吃饭去！你让厨房给我做点好吃的。我这几天担惊受怕的，睡也没有睡好，吃也没有吃好……”

周少瑾咯咯地笑，等春晚收拾好东西，一起回了晚香居。

程池正在看账本，见怀山走了进来，道：“集萤去了晚香居？”

“嗯！”怀山道，“周家二小姐说，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所以请了集萤去晚香居用晚膳。”

程池点了点头，继续看账本。

怀山站在那里没有动。

程池抬头，道：“还有事？”

怀山嘴唇翕动，鼓足了勇气道：“四爷，计家这样算计我们，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不成？”

程池道：“你都知道计家在算计我们，难道计家自己不知道？漕帮不知道？”

怀山听不明白。

程池懒得跟他费口舌了，道：“你要是听不懂，去问秦子安去。”

怀山低头出了书房，果然去找了秦子安。

秦子安正和秦子平在说话，听怀山说了来意道：“四爷之所以让集萤回来，主要还是看在计家对四爷向来恭敬的分上——不管怎么说，相比漕帮，计家勉强也算是四爷的人，这漕帮之所以会打集萤的主意，就是冲着四爷来的，四爷总不能让外人踩到自己人头上来吧？这也是做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知道，只要是对四爷忠心耿耿的，四爷绝不会任他们被人欺负的。”

“再者，在四爷向计家借道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漕帮那样不识抬举，不然事后计家也不会什么也没有说就把嫡子送来做人质了，虽然后来送来的是个嫡女，可集萤却是计家最有习武天分的，计家以后想在中原继续称王称霸，集萤的武技就是计家很重要的保障之一。现在计家和漕帮正闹得不可开交，计家可以说一时顾不过来，是集萤自己跑回来的。可等计家和漕帮的事告一段落了，计家还能装着不知道吗？既然之前失了礼数，那之后是不是要把礼数都补回来？中原不产盐，他们占着整个中原地带，不管是淮盐、浙盐还是川盐，想进中原都得看计家的脸色，他们是不是得考虑分一杯羹给四爷啊！”然后又道，“你放心，集萤值钱得很，四爷不会一脚把她给踹出去的。”

“我不是担心集萤，你说的事我也知道。”怀山道，“我就是觉得现在四爷很怪，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秦子安竖着耳朵听。

怀山没好气地道：“我早听过了，外面没人。”

秦子安表情微松，低声道：“四爷说要走，一直都没有说去哪里。我看这件事应该与四爷准备去哪里有关系……”

怀山赞同地点点头，道：“那你心里有点眉目了没有？”

“没有！反正我打定了主意跟着四爷，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秦子安的目光落在了秦子平的身上，道，“反正我爹还有个儿子。”

神色一直有些恍惚的秦子平闻言立刻回过神来，道：“我也准备跟四爷走的，你可别打我的主意。四爷……真的是觉得集萤很值钱才收留她的吗？万一计家丢车保帅呢？那集萤岂不是很危险？”

“你担心集萤做什么？”秦子安问，目光灼灼，好像要一直看到秦子平的心底

